

金銀錯

尤四姐 著

J I N
Y I N
C U 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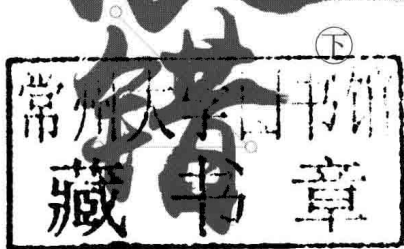
下

大郵長公主
对阵溫柔專情南苑王
他向她步步算計
却也情根深種

金銀

尤四姐 著

J I N
Y I N
C U O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金银错：全二册 / 尤四姐著. — 北京：海豚出版社，2017.4
ISBN 978-7-5110-3779-4

I. ①金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7100号


金银错（全二册）

尤四姐

总发行人：俞晓群
策划监制：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：慕君黎 张运玲
特约策划：单诗杰
特约编辑：虾 球 单诗杰
封面绘图：山人辰露
装帧设计：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：段文婷

出 版：海豚出版社
网 址：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址邮编：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
电 话：010-68997480（销售）
010-68998879（总编室）
经 销：新华书店及网络书店
印 刷：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：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：450千字
印 张：32.5
版 次：2017年6月第1版，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110-3779-4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第47章 露浓花瘦

卧房里只有一张床，两个人终究要睡在一起。这也不是头一回了，大婚第二天，他们曾经同床共枕过，却因为他意图亲吻她，气得她连夜返回了长公主府。那次的事到现在也没隔多久，可是回想起来就觉得很好笑，亲了又怎么样呢？夫妻间的相处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她是个孤高的人，也不完全因为身份的缘故，习惯和人保持距离。那时候没想到自己能和一个男人靠得这么近，他吻过她，就像在心上盖了个戳，她的人生已经定格了，注定要和他纠缠不清。

“我的毓德宫里，有一棵西府海棠，每年开花的时候挂一根红绸，我母亲说，这样可以祈求月老给我一段好姻缘。后来母亲死了，我每每走过那棵树下，都要屏息凝神，想一想我将来的驸马是什么模样……高高的个子，很年轻。”她靠着胸前洁白的中衣说，顿下来，抬头审视他，“和你不一样。我以为应该和我差不多年纪，少年夫妻，就像朋友，一起长大，感情可以更深一些。”

他有点不满，“你是变着法儿说我老？”

“其实也没有，不过儿子生得早些儿。你们祁人十三岁就得有通房，这毛病真坏！澜舟要学你，我算算……你三十二就该当祖父啦。”她轻轻笑，“到时候可以蓄胡子，那么老长的……我给你修剪，修得像五爷一样。”

她到底年少，有时候颇稚气。他眼前浮起一个画面来，清晨坐在滴水下，胸前围个围子，半仰着头等她举剪子过来，左一刀右一刀……怎么像花匠修剪花草似的！

“老五那胡子不好看，出城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羊倌，和他的一模一样。”他嘴里说着，一手在她背上轻抚。她只穿寝衣，灵巧的肩胛，像两面香扇。他闭起眼睛，努力不去看她，然而她身上幽幽的茶芜却挡也挡不住，在他

鼻尖萦绕。

他叹息：“你都嫌我老了，留了胡子更老态。等我五十岁吧，那时候你也四十出头了，咱们依旧很相配。”

“我四十二岁的时候，不知道成什么样了。肉皮儿松了，长了褶子，眼睛也往下耷拉……我不想老，永远年轻多好！”她惆怅起来，真的感受到美人迟暮的无奈。

他的手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她腰上，在那方寸之地徘徊兜转，“傻话，世上的人，哪个不会老？别怕，有我陪着你呢……”

她的嗓音飘忽，并没有接他的话茬，自言自语着：“你对一个人有情，这个人应当很幸运。你对一个人无情，那这个人的下场一定很凄惨……沙县令的夫人，据说死了。”

他手上的动作顿了下，“你从哪里听来的？”

她说：“白天在灾民堆儿里走动，偶然听见的。从驿站回去就吊死了，是不是你的手笔？”

他睁开眼，牵了一下唇角，“怎见得是我？她男人犯了事，问罪杀头都有了，她自觉没了生路，殉节也未可知。”抬手在她颊上捏了一下，“我在你眼里就那么坏么？但凡死了人，必定和我相干？你说相信我，不过嘴上敷衍，我都知道。”

婉婉噎了一下，当时头一件想到的，的确是沙夫人遭了他的黑手。现在再一盘算，这个怀疑来得没道理，不能因为人家示了一回好，就把人杀了吧！

她缩缩脖儿道歉，“我失言了。”

他微笑，和她靠得更紧密一些，“不过你的话没说错，我爱谁，就对谁掏心挖肺。不管外头怎么折腾，在你跟前只是寻常丈夫。”

他气息融融地，心头火热，不知花了多大的力道才克制住自己。一个被窝里躺着，全拿来闲聊，实在可惜了，但又不敢莽撞，头一次应当找个美丽的地方，要有花有月，绝不是在这简陋的驿站里。

只是难耐，连吻她都不敢，怕一点火星子就把人点燃了。她似乎根本不懂他的痛苦，至多有些害羞罢了，僵直躺着不太舒服，一条腿往前一伸，嵌进了他心窝里。

他震动了下，蹙起浓眉，“别乱动，仔细出事了。”

她被他夹住了，不好动弹，觑了他一眼，他鬓角有汗，表情不耐。她识相地归置好手脚，后来就不说话了，只听见他的气息在她头顶咻咻，她慢慢睡着了，他也追进了她梦里。

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识，会随时间推移不断加深，他在她心里，慢慢变成一个神通广大的角色，即便怀宁的粮仓被硕鼠运完了，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可以重新使之运转起来。老百姓吃了两顿饱饭，民心也逐渐安定了，见他经过跪地磕头，“王爷，您是活菩萨”……百姓只认那个让他们不挨饿的人。

他把一切布置好，就带她返回金陵，来的时候走陆路，回去改走了水路。

一叶轻舟在山水间摇曳，婉婉有时候去找他，他点着一炉香，闲适地坐在窗下看书。见了她招招手，她在他对面跏坐下来，他把香案挪开，然后拍拍身侧的位置，请她坐过去，以便耳鬓厮磨。

婉婉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漂泊无主，哥哥虽然亲厚，但他们有他们要忙碌的事，她想见他们，不是随时能见着。比如大哥哥得病那阵子，太后不许后宫女眷去探望他，所以直到他驾崩，她也没赶上见他最后一面。

婚后才知道，这世上只有丈夫会围着你转。她惯常寂寞，现在有了他，似乎日子逐渐变得有滋有味起来了。

她跟他回了藩王府，以后那座长公主府大概就得空关着了。马车进了坊院，隐约听见吵嚷声，打帘看，家里大大小小都在门前候着呢。澜舟和澜亭上来打千儿，“阿玛和额涅一路辛苦。”

他搀她下车，澜舟很快扶住了另一只胳膊，扬着灿烂的笑脸道：“额涅上怀宁，儿子是其后才得着消息的，要是早说，儿子一定随侍，伺候额涅左右。”

良时对他的殷勤感到别扭，“看来你的课业还不够繁重啊。”

澜舟脸上暗淡下来，婉婉觉得他阿玛不近人情，忙安抚道：“就是怕打搅你，才不让告诉你的。那头闹饥荒呢，人又多，又不干净，你到了那里怕不好。”

他才有了笑模样，“儿子知道额涅为儿子着想……先前听说灾粮全被人侵吞了？那个没王法的，真坑苦了百姓！”一面扶她进门，一面道，“额涅，儿子已经读到《礼记儒行》了。温良者，仁之本也；敬慎者，仁之地也……回头我背给额涅听。”

良时面色不霁，这是什么儿子？他一出现就占据婉婉的全部视线，自己竟又变得可有可无起来了。只是目前不好发作，看着那小子额涅长额涅短的，和他这个阿玛除了那一声请安，就再也没有任何交流了。

太妃上寺里进香去了，不知道他们今天回来，他无事可做，被冷落在一

旁。视线一扫，扫见了澜亭。

“亭哥儿，你的课业如何了？《孙子兵法》的谋攻篇，背全了没有？”

澜亭像海子里的鹿，愣了半天，眨巴着眼睛冥思苦想。前面背得还算顺溜，到了用兵之法，就开始胡背一气。

“五则倍之，倍则攻之……”

他阿玛狠狠呸了一声，“是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！你这个糊涂虫，这么长时候了，这句死活背不出来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！”

婉婉见他骂孩子，自己也有点怕，瑟缩地看看澜舟，“你给亭哥儿说句好话吧。”

对于澜亭挨骂，几乎是家常便饭，他一点都不感到惊慌，上前拱了拱手道：“阿玛息怒，昨儿外语达嘉奖亭哥儿了，说他骑射了得，比儿子都好。”

他阿玛根本连听都不要听，外语达瞎了眼才会这么说！

澜舟见无果，又换了个方向：“近年大小琉球不断扰攘，上月登威海卫掳掠，惊动了朝廷。阿玛还不知道，皇上钦点都指挥使谈谨出战，荡平蛮夷……”言罢略一顿，“东厂提督肖铎随军督战，两日前水师已经从天津码头出发了。”

所以果不其然，肖铎不愿留在京城，这是打算来一出死遁了吧！也好，一桩心病根除了，他此一去定然有去无回，因为即便再回京师，那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也不一定是他的了。

他转过头看婉婉，她的神情有些哀凄，大概在为京中那为数不多亲近的人逐个分崩离析，感到痛心吧。澜舟有意在她面前提起，也是为了让死心。她果然怅然一叹，“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到底曲终人散了。”

她站起来，让小酉和铜环扶着，回她的院子去了。

如果音楼还活着，借这个时机逃到海上，是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吧？他们和她早断了联系，内情她全不知道，只有靠自己臆测。最好都活着，情愿他们在别处安身立命，也不希望是肖铎绝望后的孤注一掷。相比两个都死，留下一个也好。

铜环备好了香汤，让她沐浴洗一洗连路的尘土。她慢慢坐进水里，隔了一会儿问府上几位庶福晋，是不是都打发了。铜环说是，“三位主儿都上松江府去了，太妃原本想让陈庶福晋家去的，她没答应。说自己终究有了名分，回去也不招人待见，还是愿意和那两位一道，横竖这些年已经习惯了。”

丫头出身的，自小进王府伺候太妃，后来做世子通房，又升了庶福晋，

对于那样的人家来说，是天大的体面。现在要是忽然回了娘家，话就变成“讨不得主子欢心，被人轰出府了”，亲人大概真会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了。

她说算了，“听她自己的主意，愿意留下就留下吧。”又问，“两位小爷那里，有什么说法没有？把他们的母亲远远打发了，他们怨我吗？”

小西拿皂角给她洗头，一面道：“有什么可怨的，上松江府照样呼奴引婢，不比寄人篱下好吗。王爷又不搭理她们，戳在眼窝子里，也是各自难受，还不如去了，活得自在些呢。两位小爷留下，已经是殿下恩泽了，他们知道好歹，不会怨怪殿下的。”

但愿如此吧，只不过母子终究是母子，就算嘴上额涅叫得亲，心里怕还是惦记母亲的。等再大些，会恨她不容人……这也没法儿，她总有心眼儿窄的时候，贵为长公主，还要和人分男人，那天底下的寻常女人们又怎么活？

草草洗漱了出浴，太妃礼佛回来还是要拜见的。如今到了这府里，正经有个过日子的样子，再不能拿大了。

她从屏风后头出来，穿着薄薄的春衣，头发湿漉漉披散在肩上，那料子因沾了水，隐约可见里头的景象。抬眼见他来了，并未察觉不妥，只问他太妃回来没有。

他说没有，摆手让屋子里的人都出去，自己上前来，拿巾栉仔仔细细替她擦干头发。

湖风轻拂，吹得窗下竹帘嗒嗒作响，她偏身坐在瓷凳上，他的手温柔地在她发间穿梭，半晌道：“肖掌印此一去，怕是再也不得回来了，你会难过吗？”

她回过身来，仰脸看他，“那就是说音楼还活着，对吗？”

他颌首，“福船那么大，哪里藏不下一个人！他必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才决意出海的。”

她惘惘的，低下头，轻薄的领襟露出一截纤细的脖颈，似乎是在调整情绪，想通之后便释然了，“他们相爱，海角天涯，活着就好。只是可怜皇上，他应该也很喜欢音楼，不过帝王权术，常常把感情掩盖住了。他瞧音楼的时候，那眼神是真的，我看得出来……”

他听后果一笑，“你能分辨眼神么？那瞧得出我心里的想法吗？”他拉她起来，和她面对着面，离得很近，眼睛定定望着她，“瞧出什么来了？”

一圈灿烂的金环，云山雾罩似的扣住漆黑的瞳仁，她才发现他的眼睛那么好看，黑白分明，纯净得像个孩子。

她忽而一笑，“我瞧见了……”

他追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有眼屎！”

她一时兴起脱口而出，忘了自己是尊贵的公主，这种粗鄙之语不知怎么没能刹住。他大大惊惶，腾地红了脸，她也顾不得后悔了，捂着嘴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样丢人的事，怎么得了！他慌忙转过身去，拿手一触才知道上当了。她笑得花枝乱颤，他恶向胆边生，伸手便去拿她。她灵巧躲避，无奈春衫太薄，牵住了一只袖子，她顺势一褪，竟把罩衣脱下半边来了。

这下玩得太过了，她两颊绯红，他却被这曼妙的曲线和洁白的皮肤照花了眼。她进退不得，咬着唇拽那衣袖，他就像风里的柳絮，气流一个回旋，就能把他带出十万八千里似的。

他迷乱找她的唇，她起先还闪躲，然而不知什么时候，两臂已经交错起来，搂住了他的脖子。

他高，她矮，软鞋踩上他的皂靴，靴面上细碎的米珠沙砾一样，透过鞋底印在她脚心。她轻声叫他，“良时……”

他嗯了声，两眼蒙蒙看着她。

她说：“不要背弃我。”她只是害怕，要再确定一下，然后凑上去吻他，这一刻觉得自己真的深爱他。

他曾经憧憬过很多次，以为眼前这一切永远不可能发生，但是现如今切切实实，让他又惊又喜。只是她心重，这种时候依然不忘记肩头的责任，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妥协了，这江山不夺也坚持不了多少年了，索性再等一等，等镇安王也好，乌思王也好，他们出兵了，他再借勤王的名义正大光明攻入北京……总之，别伤了她的心。

他无可奈何，怪道人家说了，老婆的枕头风赛过千军万马，今天算是领教了。他已经没了壮志，只想溺在温柔乡里。手指拨动，她的身体仿佛上古名琴，铮然嗡鸣。公主是蜜糖熬成的人，叫他怎么抗拒？

他轻啣她的耳垂，“我不会背弃你。如果有这一天……让我永失所爱，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誓言不能轻许，但他下定了决心，所以一点都不感到恐惧。



第48章 燕约莺期

好像要发生一些事了，情到浓时，都是水到渠成。她只是有些紧张，他的手在她身上游走，痒梭梭的，但舍不得叫他停下。刚开始的生疏，到现在逐渐演变，亲密好似一人，这就是夫妻吧！她全身心地依赖他，当初大婚前皇帝的嘱托言犹在耳，她也考量过了，如果他当真有反心，但愿她能凭一己之力挽回他，这是对二哥哥最好的交代，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。

公主和驸马，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个孩子，她的一辈子就圆满了。不枉她年年在海棠树下流连，等到一个好丈夫，有情有义，也顾念她。

她双手捧住他的脸，大袖落到肘弯，细细的臂膀，有些伶仃的模样。他的眉心有极淡的悬针，是忧虑过甚了。她的手指在上面抚了又抚，想把它抻开、熨平。视线在他脸上巡视，最后一笑，“你真好看。”

得她一句夸奖，赛过攻下一座城池。他羞赧而满足，说谢谢：“你也好看。”

这样缠绵，心思千回百转，道也道不尽。

他负载着她，跳舞一样，旋转到窗前。窗台不高，齐腰罢了，他托起她，轻轻往上一送，让她坐在一片繁复的雕花上。她就那样低着头，浅笑望着他，长长的头发，在午后的熏风里飞扬，两手按在他肩头，矮下了身腰，把脸颊贴在他的脖子上。那流淌着热血的经脉，在她耳边突突跳得欢畅。

她玩性又起，亲了亲他的脖子，“吻颈之交。”

他的手扣着她的腰，拇指在她肋上揉搓，逐渐升高……

“胸递之谊。”

她红了脸，骂他没正形儿，可是这种时候，还要正形儿做什么呢。

她脚尖的软鞋勾不住了，啪的一声落在地上。他顺流而下，把那纤纤玉

足捏在了手心里。

屋子里温度不断升高，这午后简直热得好似酷暑。他的圆领袍穿不下去了，抬手解钮子，才解了一颗，听见门外有人通传，说太妃礼佛回府了。

两个人俱一震，霎时从浑浑噩噩的浓情里挣出来，对看一眼，衣衫不整，都觉得甚为尴尬。铜环和小西进来为她更衣，她光脚蹭着青砖，悄悄把鞋穿了回去，转头对他道：“你先过银安殿，我还要梳妆，等收拾齐全了再过去。”

他笑了笑，“额涅不是那么拘礼的人，你也不必盛装。居家过日子，随意些的好。”一面说，一面退出了隆恩楼。

过跨院，澜舟在垂花门上候着，见了他忙迎上来，双手奉上一封书信，“五叔把京城周围的兵力都摸清了，这回谈谨出征，从西山抽调了十万兵马，五军、三千、神机三大营各六万，京军仍有四十八卫，及皇帝亲军十二卫，共八十万人。”

八十万人，何其壮哉！他把信看了一遍，慢慢叠好，重新塞回信封里。

“大邳兵力，少说有两百万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除非从根儿上烂起，否则别说我这辈，就是你这辈也等不着那天。”

澜舟笑道：“好在离烂也不远了，北边拖欠着戍边将士的军饷，已经两三年了。粮草短缺，官兵们只好上老百姓那头征粮，弄得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两百万人马，实际能用的半数不到，咱们一动，连路有人响应，攻入北京指日可待。”

这孩子，小小的年纪，野心却不小。他垂眼看他，“一旦动手，就是巨轮推进，再也停不下来了，若没有十成的把握，不能轻举妄动。我问你，咱们有多少人马？”

澜舟道：“南苑各处相加，大约有二十万。”

“就算朝廷能用兵力在一百万，一百万和二十万，天差地隔，一个闪失就会功亏一篑。”他在他肩上拍了拍，“儿子，深谋远虑，才是治世之道。图谋天下不可冒进，还需从长计议。”

澜舟讶然望着他，以前那个气吞山河的阿玛似乎不见了，自打尚主以来，变得畏首畏尾，凡事只在芝麻绿豆上做计较。他拧了眉头，“底下人都等阿玛的令儿呢。”

他嗯了声，“静观其变。”

澜舟犹豫了下，还是忍不住问他：“是长公主和您说了什么吗？”

良时不豫，“这会儿怎么称呼她长公主了？叫额涅不是叫得挺欢吗？”

澜舟不由得皱眉，“阿玛这是怎么了，儿子亲近她，也是瞧着阿玛的面

子，难道您还指着我同她不和吗？”

他轻飘飘乜了他一眼，“别在这儿散德行，你也大了，不能老粘着她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”

原来在父亲的眼里，他的一片孝心是“散德行”，这叫他没法接受。他说：“奶奶都让您送走了，我缺人关爱，就愿意腻着她。”

从小到大听话顺从的孩子，有朝一日和你抬起杠来，简直让人沮丧。良时问：“你今年多大？”

澜舟说：“儿子八岁，端午就满九岁了。”

“明儿在府里挑一挑，看哪个顺眼，收房吧。”

这么超前的决定，让做儿子的目瞪口呆，“祁人十三岁才……”

他掸了掸衣袍，“早早儿学好了本事，十三岁就可以直接娶亲了。”然后再也不听他抗议，悠闲而慵懒地踱进了银安殿。

太妃得了几匹上好的缎子，正摊在桌上查看，他上前打了个千儿，“儿子回来了，给额涅请安。”

老太太嗯了一声，放下眼镜回榻上坐着，“殿下歇午觉了？”

他说没有，“才安顿下来，一身的灰，洗漱完了来给额涅请安。”

太妃称意了，笑着说：“晓事儿，不枉把王府腾出来，三位庶福晋换一位长公主，咱们可赚了。”顿了顿问，“怀宁之行收获颇丰吧？我传恕存来问了话，听说你们住到一处了？这么算来再过两个月该有好信儿了，麻烦就麻烦在国丧上，皇后才崩的，这会儿有动静，怕上头要问话。”

他却没放在心上，“皇上要不了多久就会立新后，大喜一冲，谁还计较上个皇后是什么时候死的。只不过我和她暂且还没圆房，额涅要抱孙子，怕是得再等等了。”

太妃一听又上火了，“怎么回事儿？我今儿还上报恩寺求来着，老住持说卦象上来看快了。”

良时道：“是快了，额涅少安毋躁。”

太妃说：“你这个不行，既然同房了，就应当有下文才对。”一面喋喋抱怨着，“我这么大的岁数了，还要为你房里的事操心，你哪时也不叫我省心！想当初你阿玛都比你机灵，你呢，媳妇在跟前，怎么反倒露怯了？要个孩子吧，将来也好名正言顺。”

正说着，见一个端庄的身影从中路上过来，一时住了口。

婉婉欠身请安，太妃得站起来受礼，各自客套一番拉过来坐下，问问一路见闻，说这两日受累了，不该跟着上那儿去。说了半天转头吩咐塔嬷嬷：

“把我求的牌子拿来。”

红漆盘里并排放着两面玉牌，太妃挑了一面，替她佩在衣襟上，“这是高僧开过光的，能保平安，你们一人一块儿，还能早生贵子。我不是催你，大婚有程子了，要是瞧他好，就赏他脸子吧！认真说，先前有三个庶福晋，都不是要紧人儿，我心里认定的媳妇只有你一个。你们开花结果了，我就是下去，也能见他阿玛了。”

婉婉知道太妃一见面无非就是那几句嘱托，每回都让她感到不好意思。她支支吾吾回应，还没开口先红了脸，“额涅的话我记下了。”

“到底面嫩，这有什么的，世人都打这儿过的。”又指指桌上缎子，“天儿要热啦，往年全是我张罗，今年我就偷个闲了。良时的夏衣，少不得劳烦殿下，叫他们把工笔小样送来，殿下瞧着哪个可心，就叫他们照着样子做。还有一桩，他的那个院子啊，入夏前得打发人重新修一修，瓦片儿松了，墙皮也老旧了……”太妃笑笑，“就让他住到你那里去吧，湖边上风光好，两口子得多处，情义才更深厚。”说罢自己也高兴了，赶紧朝外头吩咐，“快快快，今天就动手，别等了，万一明儿变天，就不好开工了。”

这么极力促成，真难为这个做母亲的。婉婉看了良时一眼，他朝她讪笑，透着几分被动，又透着几分舒称。想必她陪房的那几个精奇嬷嬷早就被太妃买通了，记档的红册子呢，也记成了一笔糊涂账。这么路远迢迢的，一国之君不会闲着没事儿干，关心妹妹的房事，所以太妃放心大胆，可以随意施为了。

谈话持续的时间不长，太妃很快告乏，要回自己的院子歇着去了。晚膳不在一块儿用，都自便吧，晨昏定省也不必来了，有那工夫，多腻歪一会儿，早早有了世子，比什么都强。

良时说：“我们家老太太，一向这么不拘小节，所以底下孩子们都爱戴她。”

婉婉觉得他老把自己弄得无处安身的样子，实在有点落魄。但他自己绝不这么看，兴致勃勃地让人把他日常用的都搬到她那里去，澜舟和澜亭在边上看着，他把太妃的话修改修改，复述了一遍，“你们做学问也怪累的，天不亮就得进书房，晨昏定省打今儿起就免了吧，阿玛知道你们的孝心就好。”

两个孩子应是，却行退了出来。澜亭说：“阿玛近来真和煦，就拿我背书的事儿来说，换了以前早就找戒尺开打了。”

澜舟低着头，若有所思，“上了年纪，心就软乎了。”

澜亭不合作地笑了两声，“我看是‘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阿玛睡懒觉’吧。”

虽然说得很在理，但澜舟还是瞪了他一眼，“毕竟新婚，睡懒觉也是应当的。”

澜亭说：“都小几个月了，还新婚呢？”

两个稀松二五眼，能商量出什么新婚旧婚来，糊里糊涂地摇着脑袋，沿堤岸走远了。

岁月无波，这是婉婉下降南苑前没有想到的。她以为到了这里，必然要斗智斗勇，费尽心机，然而预备好的事一件都未发生。驸马温柔，婆母慈爱，庶子们也敬重她，她不过是从宫廷移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，现在看来，成亲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
隆恩楼前开凿的湖，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嫵婉湖。说来也巧，她和他的名字，在苏武的诗里早有联系——“欢娱在今夕，嫵婉及良时”，仿佛姻缘是前世注定，想来就很有首尾的样子。他回到金陵，怀宁的事依然要处理，旁边的小院里布置出一个书房，见人都在那里。她爱登高，站在二楼的栏杆后看，能看见他坐在窗前办公的侧影。

住在一起两日，他没有越雷池半步，这点倒是很贴心的。他总说不急，她太年轻，怕吓着她，要等她做好准备，大概才会真正在一起。

小西和铜环的修珍方准备了一次又一次，最后都有些丧气了，“王爷到底怎么想的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难为咱们这些做奴婢的，跟着干着急。”

婉婉听她们念叨，心里也算计，确实这事拖了很久，交代不过去了。可是他没有想法，自己总不好霸王硬上弓。况且彼此那么亲昵，就算没有最后一步，也觉得没什么。

铜环说那不一样，“要生世子，就得有那一层，否则只能替别人养孩子。”

婉婉很无奈，“前两次我在他面前穿得那么少，他也没把我怎么样，他的定力太好了，也可能是我不够美艳。”

不够美艳，那就想办法变得美艳。他打发人传话来，说今晚同她游湖，三个人一商量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小西精心替她染了指甲，铜环给她擦上了胭脂。不穿马面裙了，换天水碧的齐胸襦裙，挽上一条柳绿的画帛，被风一吹，娉娉婷婷，像壁画上的飞天。

婉婉有点不自在，“没的叫他看出我的居心，我是公主，不能这样。”在镜子前蹉跎半日，最后找了件氅衣，把满身的春色掩在衣下了。

湖上的那艘船不算小，比一般的瓢扇扇大多了，甲板上放一矮几，置办上三两小菜，一壶清酒，足够两个人并肩而坐。傍晚时分他来接她，携她的手

走在小径上，时不时看她一眼，她纳闷：“你老瞧我干什么呀？”

他说没什么，“你今天和以往有些不同。”

除了大婚那天糊得分不清鼻子眼睛的浓妆，他没见她涂脂抹粉的样子。她轻轻抿了抿唇，腼腆地低下头，“我今儿擦了口脂。”

他笑着点头，“难怪，别有风情。”

她难堪地避开他的视线，害怕他心里有想头，嘀咕为了和他泛舟，还特儿打扮过了。

所幸他什么都没说，到了岸边自己登船，两个小厮半跪在码头上，让她踩着膝上甲板。月亮升起来了，弯弯的下弦挂在天边，他在船篷上点了一盏羊角灯，待她坐定了放开缆绳，也不用篙子撑，任它随风荡漾，飘到了湖心。

满池的荷，虽没到花期，也不见花苞，但是莲叶层叠，悠悠铺向远方。婉婉吸了口气，夜风清凉，大觉舒爽。他给她倒了饮子，她抿了两口，他还在想她的红唇，问那口脂是什么名目，她说叫圣檀心，这名字带着隐约的宗教色彩，别具韵味。

小船随波逐流，他怕她冷，探过来摸摸她的手，她喜欢这种小小的温情，不言不语的，似乎能够天长地久。她说：“我给你吹首《姑苏行》吧，我也会笛子。”从袖子里抽出她的玉笛，背靠乌篷，悠扬奏起来。

她的笛声轻快俏皮，江南拢着薄雾的清晨和小桥流水，在那灵动的指尖扩散开，覆盖了整个湖面。慕容氏在音律方面的造诣，真不是他这个擅长舞刀弄枪的人能匹敌的，他薄弱的，由她来填补，这才是天作之合。

他调转目光看船舷外，水面倒映出乍明乍灭的灯光，和曲折的身影。她一曲吹罢，他忘了赞美，只是敞开两臂，让她偎进来。

迷茫的夜，迷茫的心神，一直相拥着，不知什么时候瘫坐下来，一点一点欺压，把她压在身下。

“婉婉，你怕不怕？在这里……”

她的心咚咚直跳，但只要是他，就不觉得害怕。

他解她的衣襟，氅衣里露出一片天水碧来，大袒的衣领，锁骨精致可爱。他微微惊讶，如果是梦，但愿长醉不愿醒。定了定神，俯下身子，把唇印在那片细腻的皮肤上。



第49章 绮罗香暖

船在湖心摇曳，一弯弦月照九州。

越到夜深，风也越止了，水却荡起了涟漪，空洞的波声拍打船舷，一记接着—记，绵绵密密，无止无尽。

甲板上探出一只手，凌空高悬，似乎要抓住些什么，挣扎了两下，又无力地垂下去。然后另一条紧实的臂膀顺着曲线蜿蜒而上，触到掌心，轻轻一个婉转，和她十指紧紧扣在一起。

四周围昏暗，羊角灯早已经油尽灯熄了，那月光照不亮人的眉眼，只映出一个极浅极朦胧的轮廓。她吞声哽咽，他定住了，汗湿的后背即便暴露在空气里，依旧热气氤氲。

“痛吗？”

她嗯了声，“那个方子……好像不顶用。”

“那我慢些。”他忍得牙关发酸，却不敢再动了，过了一会儿才微微纵送，温声安抚她，“下次就好了。”

婉婉从小就不是个吃得起痛的人，她还记得小时候盘弄母亲做针线的小银剪子，不小心落下去凿在了小腿上，眼看着血渗透了裙子，她觉得自己大概要死了，当时的哭声堪称凄厉。歇觉的母亲被她吵醒，寝宫里顿时鸡飞狗跳，甚至惊动了乾清宫里的爹爹。那次意外受伤，她在床上足足躺了半个月，伤口包扎在绷带下，看看痛，想想痛，痛起来就有种晕眩的感觉。

这次呢，没人能帮她了，身边只有他。可能也算是种伤害吧，但不是恶意的，是必须。她像在完成一场朝圣，洗礼过后就是全新的开端，这个人，永远都是她的了。

其实嬷嬷早就知会过她，说头一回的滋味可能不大好受，要忍耐，不能

一时毛躁了，把驸马踹下去。她想了想，此情此景，把他踹下去，他就落进水里了吧！她怕这小船经不起颠簸，怕他一时情热不留神，真的掉下去，也顾不上有多难耐，咬着牙紧紧抱住了他。

他的声音越发温柔了，问她怎么了，她摇头说没什么，“我怕你不会凫水。”

他顿了下，叹息着吻她，“我会，只不过这时候……会作病的。”

所以她更紧地搂住他，他挥汗如雨，却又笑话她，贴着她的耳垂说：“船够大，别怕。”

一片昏暗，一场混战，她迷茫地半睁着眼，月色从交错的眼睫下流淌进来，她的眼泪把月亮都泡模糊了，但她不言语，简直被自己的忍辱负重所感动。

婉婉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疼爱过一个人，即便是厂臣，见他为音楼萎靡不振时，她也不过同情占了大部分。现在他在她身上杀人放火，她一点不生气，只要他抬起眼观察她的神色，她都会对他微笑，以资鼓励。

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，大概很长时间，疾风骤雨后终于天下太平，她疲惫地摸了摸他的脸，他很灰心，“你一点都不受用。”

婉婉想，这么煎熬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受用？他没有看到她笑的时候眼里裹着泪，这回牺牲太大了，回头一定要好好将养。不过她关心的是另一桩，“这样就能怀孩子了吧？我要回去坐月子了。”

他失笑，“坐月子是生完孩子之后的事，这回你只要休息两天，伤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至于怀孩子，有的人一回就成，有的人得再接再厉。比如塔喇氏和周氏，她们以前是使唤丫头，身子骨健朗。你不同，你是公主，必然得多来几回，巩固巩固才好。”

他信口开河蒙她，为的是图谋日后。他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也有这一天，惦念了十年，得偿所愿，然后食髓知味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以为自己很节制，到头来是没有遇见对的人。这位殿下有种兵不血刃的魔力，什么宏图霸业，都是后话，他只知道自己没法从这温柔乡里挣脱出来了，即便她在这方面懂得不多，有时候有点傻乎乎的，可他就是爱。一点一滴被消磨了斗志和锐气，丝毫不觉得不妥，就这样吧，先生个孩子，一定有月亮一样的眼睛，玫瑰一样的唇瓣。

甲板上躺得太久，容易着凉，挪到舱里去，那里早就准备了褥子。她正